折点。作为电影产业化的两个标志性事件，现在华谊兄弟公司即将亮相创业版，中影集团也正向主版进军。大陆电影界民企和国企两大阵营的龙头老大，都将跻身于资本市场，这会对今后的电影制片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赵：产业化的提出，说明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越来越正了。不把电影当做产业，资本就不会进来。资本的本质就是哪儿赚钱它往哪儿去。把电影当成事业的时候，它可能就不赚钱，因为它可能是从另外的方面去收获。

现在要上市了，要跟资本有一个彻底的、没有界线的融合，应该会使电影越来越好，会使中国电影的制片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和全球的电影融为一体。另外，上市以后，企业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能从业外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一个产业的发展，没有资金的支持是很难壮大、很难持续的。

从风险来说，上市后，企业彻底地融入市场，那时候真的就得比拼真本事了。不好，不好你就被淘汰。赚钱，赚钱你就发展，大家就买你的股份。不赚钱，不发展，你这个企业就倒了。

从我们集团的角度来讲，很庆幸的一点是，我们很早就进入了市场。现在要上市了，当时的压力现在肯定还会有，只是竞争会更激烈，压力会更大。

皇甫：有心理准备吗？

赵：当然有。面对投资，面对市场，总会有这样几种情况：要么无所谓，我就投了；要么我就稳稳当当的；要么我就缩手缩脚，弄哪个都不踏实。

怎么办？我自己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一部电影赚不赚钱，不是靠当下的现金来衡量的。电影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有一种无形资产，它跟做茶杯不一样，一次性消费就完了。电影是知识产权产品，有广阔的空间，有延续不断的回报能力。

比如我投了 100 块钱，回来了 70 元，这是赔了吗？不一定。因为那 30 块钱我获得的可能是无形资产，只是没从我的账上体现出来。再比如，我做了十部戏后，尽管赔钱了，但是当我再去找演员，再去找投资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公信力。

另外，从今天的好莱坞来看，一家大集团下会有好几家公司，可能某一家公司投的一部电影赔了，但从整个集团来讲并不要紧，一方面因为它的投资在整个集团的产业链中占的比例不会太大，另一方面，它可以把这部影片当成一个大广告，就算是给整个集团打广告了。它是赔钱了，但它是“派拉蒙”做的，它是“华纳”做的，这也是一种无形资产。

所以，我们又不能怕投资！你不可能每部电影都赚钱！你如果总想着每部戏都不赔钱，反而会因噎废食，说我不拍了，或者少拍。可你是上市公司，这样也不行。

皇甫：这是一个制片人需要站立的高度，也是必须具备的素质。

赵：不站在这个高度，你就不敢做主，就不敢去投资。对一个制片人来说，你必须要站在这样一个高度上，去全面了解这个产业本身的特点，然后按照这个产业本身的特点去决策，去做项目，去确定成本，去确定档期。

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市，彻底走向市场，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当然也是压力，也有风险。风险和机会总是共存的，而且压力肯定会很大，这就更需要有一个高度，才能使你做的电影有市场，才能使你的企业能够生存和发展。

当然这是很困难的，慢慢学吧！

皇甫：是的，一切都仅仅是开始，我们都需要学习。必须的！谢谢！

站在产业的起点上

——与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谈《建国大业》

An Interview with Zhang Hongsen

时间：2009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地点：电影局会议室
受访者：张宏森（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
采访者：张煜（《当代电影》主任编辑）

张：《建国大业》从策划、立项、成立摄制组确定主创人员，到再创作和摄制、生产，以很短的时间完成上映，可以说是一部超常规运作的影片。它既是对祖国诞生 60 周年的一次献礼，也是对电影界制作和创作能力的一次检验，还体现了目前中国电影最高的技术水准，而且取得了今天过四亿元的票

房成绩，是各个相关部门与摄制主创人员共同努力创造出的巨大成果。《建国大业》所产生的话题已经远远超出影片本身，我们有必要对其在有关电影产业的和社会效益等方面产生的特殊意义进行思考和总结。作为电影局主管创作的负责人，您亲历了影片创作的整个过程，了解这部影片每一步是怎样走过来的，对《建国大业》能够取得今天的这个成绩，您是怎样看的？

张宏森：《建国大业》现在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个社会文化现象的诞生是电影产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然结晶，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建国大业》的观众人次创造了历史新高，票房突破四亿元，都是硬指标。这些硬指标是建立在软实力基础上的，软实力靠硬指标来体现，硬指标要在软实力当中酝酿和诞生。这中间有着非常必然的关联。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10 月 1—8 日）国产影片创下了 2.2 亿元的票房。这个票房相当于电影产业化全面改革之前，也就是十六大前，2002 年一年国产电影票房的总和。这是硬指标，也是软实力。所以《建国大业》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发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是一个必然的结晶。这是由于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同中国电影观众正在开始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中国电影市场也在这种新型的关系中日益得到拓展。因此，才带来了中国电影创作在创作理念、产品打造方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甚至可以说，没有《英雄》的探索可能就没有《建国大业》的想象力。这两者间的关联是，《英雄》开创了中国国产大片的一种模式，《英雄》在最初的探索中留给我们的经验，使我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考。自《英雄》以来，中国电影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伴随产业化的进程迈出了重要的、开创性的步伐，这一点是不可回避的。我个人认为《建国大业》值得总结的经验有这样几点：

第一，让电影回归到电影艺术本体。用电影的审美方式，用电影的艺术规律，用电影的语言架构来完成一部电影的塑造，这是《建国大业》严格遵循艺术规律呈现波澜壮阔历史的非常成功的一步。所以，第一个经验就是要让电影回归艺术本体。前天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在谈《建国大业》时我谈到一点（相关文章发表于 10 月 20 日《人民日报》——编者注），就是我们以前往往破坏了话语完整性的问题。比如，我们谈主旋律电影，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它们前面的定语，比如“重大革命历史”只是个定语，而“电影”是主语。我们往往忽视了首先是主语的“电影”。因此过去在同类题材当中，“重大”则“重大”矣，但是不太“电影”，不本体。我们现在要回归话语的完整性，就是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它既要呈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同时它更要成为一部电影。现在我们把“成为电影”这样一个概念称之为“回归”。为什么要称之为“回归”呢，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重定语轻主语，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偏失。所以《建国大业》第一个经验就是回归，回归到电影本体。

第二，电影应该永远是与时俱进的产物。电影要寻找到与当代观众审美的最新的契合点，这非常重要。我们传统的本体，概念化的本体，公式化的本体，也是一种本体，但是它可能没有找到和当代观众之间的审美契合点。如果电影作品不能与当代观众的审美契合点对接，怎么会有这么大流量的观众？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票房呢？所以电影应该永远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建国大业》在电影产业化改革七年之后诞生，实际上是七年来广大电影艺术工作者在产业化，在面向观众、面向市场的探索中积累了一些新鲜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要找到与观众对接的最新的审美契合点，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也是我们在剧本讨论中反复说的一句话：革命历史题材也要有它的当下意义，也要有它的当代性。如果没有现代意识的观照，历史就不能焕发出更新、更大的意义。同时，艺术表现能力上的局限也会疏远电影与观众的距离。

第三，中国电影人在七年产业化的实践之后开始真正拥有整合电影资源的能力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比如《建国大业》，大家普遍注意到了它的所谓明星效应，除了明星效应之外，还有在技术手段上的广泛整合，在工业化程度和现代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的积累，在影片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发挥推广、宣传、营销这样一些机制的作用。电影工业的这些机制的完整性等都是七年产业化经验的集中体现和爆发。所以说，除了整合了演员明星等创作团队之外，《建国大业》也整合了很多工业资源、技术资源。此外，它还体现了电影工业流程的一体化。这个工业流程一直流淌到市场程序中，在拍摄的过程中对剧本的加工和改造在同时进行，对场景的设置和新的勘探在同时进行，演艺人员的不断涌进也在同时进行，同时，宣传、推广、营销已经开始和摄制同步进行。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整合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优秀资源配置能力。无论是资源整合还是资源配置，都是值得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

第四，电影产业改革的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电影产业的软实力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电影创作人员的想象力。没有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成果，没有这些经验，不走过这些历程，韩三平导演和黄建新导演不敢把想象力解放到今天这样一个尺度——就是整合天下资源的一种雄心、革命历史当代化表述的一种状态、敢于将个体生命的细微植入于浩荡的历史事件中的一种艺术追求。多年前，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我的一个访谈，谈到“电影效益取决于想象力”这个问题，我曾经觉得这个题目很大，很空洞，但是现在得到了验证。《建国大业》验证了

这样一个观点，就是电影效益取决于想象力。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实践和成果赋予了我们电影创作者更大的想象力、更大的创造力。恰恰是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成就了我们今天《建国大业》的票房收入和观众流量，促成了它的成功。

这些经验都是来自于七年以来，党的十六大以来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实践所提供的一种可借鉴的道路，或者说，是它所赋予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是电影产业化发展到今天软实力催生出的硬指标。

张：恰逢新中国 60 周年庆典，献礼影片是电影界去年年初就开始抓的重点项目，特别是电影局为此还专门召集了各电影制片单位开创作会。这为那些为献礼而做的主流影片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而对《建国大业》来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和特殊性。在“国庆档”这个为主流电影专门设立的档期，人们把《建国大业》这样具有显著主旋律特征的影片作为献礼片的首选，也不是偶然的。

张宏森：我还要谈一个方法和途径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建国大业》超出了业内人士的想象，实际上《建国大业》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包括产业的经验之外。这种传播效应的不断扩张让我意识到传播的巨大威力。《建国大业》是近年来由一部电影生发成一个话题，由一个话题生发成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例证。《英雄》有它的话题性，中间也曾有些电影作品有它的话题性，但这些话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没有《建国大业》这么巨大。

《建国大业》的话题性让我想到，一部电影需要在合适的时机，把握准确的心理，进行有效的传播。人们之间信息的不断传递扩张了影片的效应。《建国大业》的传播效应不仅仅在于投入了多少广告，做了多少个首映礼，进行了多少个城市的推销，为什么我们有些影片也做了广告、首映礼、巡回推销却不奏效呢？所以，一定要研究《建国大业》的方法和途径。这个方法和途径，我认为就是信息的有效传递。这个信息的有效传递，就是一部电影把握了合适的时机，把握了准确的心理，运用了恰当的方法，才能实现有效的传递。所以说时机、心理、方法，缺一不可，它对我们电影的传播正在构成一种启示意义。如果说《建国大业》不是赶上了国庆 60 周年这样一个重大的时机，在平常的日子推出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效益，人们传递这个消息可能也没有今天这么兴奋。在国庆 60 年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这么想传递这个信息呢？就是国家走过了 60 年的历程之后，人们对历史有一种探究和询问的渴望，这种心理非常微妙。为庆祝建国 60 周年，不只我们电影界，在图书界，国内包括海外，围绕 1949 年前后这段历史出现了一批探索史实的图书，成为畅销书、热点书的也不在少数。电视剧也是，荧屏上更多放映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比如《最后的 99 天》、《解放》等。人们在建国 60 年的今天，有一种对历史溯根求源的探究的渴望。所以，准确地把握这种心理，把建国前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做大做强，并且是用最强势的覆盖性的力量来对历史进行言说，就构成了对人们心理的一种微妙的呼唤。如果由这 170 多个演员来演春节晚会有这么高的票房吗？我觉得未必。如果说由这么一组演员出演一部表现当代人生故事的影片，也未必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建国大业》里有我们中共领袖层面的人物，有国民党层面的高端人物，有大的战场，有重要的谈判，有大的胸怀、大的视野，这样一段历史呼唤来这么多演艺人才，呼唤来这么多精兵强将进行演绎，是对历史的一种非常强势的言说。所以，《建国大业》不仅是历史资源和当代明星的契合，也吻合了一种接受心理。人们对历史探寻渴望的心理，被一群当代明星进行了强势的言说和裹挟，这也是它有效传播的一个原因。

同时，《建国大业》影片创作的信息是一个不断释放的过程。从开拍一直到今天，各种信息在不断释放，并且总有新鲜的信息释放出来，撩拨大家对这部影片的兴趣，这一点非常重要。《建国大业》不断派生有关这部电影的信息，滚雪球般地滚动着的信息，使这部电影的内在力量变得很神秘、很强大。没有一部影片像《建国大业》这样拥有这么多的信息源，构成了一个连绵不断的完整的信息链条，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磁场，也由此构成了这部影片强大的内在力量。人们不断传递这些信息一方面是因为时机，一方面是心理需求的满足，这就形成了一种方法。当然，如果这部影片在剧作构成、导演手法、剪辑方式、音乐处理上都存在各种漏洞的话，那么它已经构成的信息链就会突然中断，突然坍塌。而这部电影本身积聚了内在的力量之后，方方面面确实是以精品和严格要求的状态来呈现的，所以从剧作到导演手法，到电影语汇，电影流程中的各环节都做得比较扎实、严密，因此形成了稳定的口碑。稳定的口碑形成后又形成了信息的二轮回放，大家开始展览这部电影过去走过的每段路程，开始回顾这部影片整个诞生的历程，回顾主创人员的心声，甚至是观众的观感。观众的不同感受和稳定的口碑也在共同形成它的第二轮的信息，使信息不间断地释放。我每天都能得到新的信息，比如哪里的观众唱国歌，哪里的观众展国旗，这些在营销过程中都在构筑信息。

张：这部影片最大限度调动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或者说因您所说的由于有效的传播和这个特殊时期的心理需求，他们把更多的热情投放到观看这部影片当中。

张宏森：当然爱国是一个方面，爱国情怀实际上是建国 60 年的一个天时。国庆阅兵式、天安门广场的一切庆典活动也无形当中提升了《建国大业》

的票房。我注意了一下国产总票房的规律，10 月 1 日是 2500 万元，10 月 2 日是 3500 万元，《建国大业》占了国庆期间票房总额的 50% 以上，10 月 3 日是中秋节，是一个不出门，不看电影的日子，在这个居家团圆的节日，票房却有 2800 万元，10 月 4 日到了 2900 万元。为什么 10 月 1 日和 3 日是 2500 万元和 2800 万元呢，1 号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是在看阅兵，看晚会，3 号过中秋，2 号和 4 号则分别是 3500 万和 2900 万，所以国庆阅兵也进一步鼓舞了大家看《建国大业》的信心。如果我们的阅兵式没有把大家的爱国情怀进一步撩拨起来，我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票房，所以说它是相辅相成的。刚才你说的爱国情怀就是天时。但是，我们哪部电影没有爱国元素在里面？有很多。这次 60 周年的献礼影片当中有很多影片都可以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但是那些影片为什么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呢？因为它们没有满足人们对历史溯根求源的探寻的渴求。同时，必须给予最强势的言说，而不是一般的言说、平常的言说。什么是强势言说？就像什么是中国军队的力量？在非战争条件下，一个是演习，一个是阅兵。重大的演习观众是看不到的，那么，阅兵是最外在的力量的展示，硬件的展示、软件的展示就很重要了。同样，用最强势的明星阵容、最强势的创作阵容来言说历史，这就构成了一种强势言说，它是对人们探寻历史心理的满足。再一个就是有关影片的信息的不断释放。当然，它的途径和方法可能还有很多，但我认为以上这些比较重要。因此，中国电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选择最恰当的历史机遇，满足最大公约数的心理需求，寻找最有效的推广方式，可能是中国电影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的外在条件。那么，内在条件就是要把电影本体打造好。

张：谈到方法，在我们近几年的创作中对革命历史和革命历史人物的表述越来越趋于客观和人性化的描写，也是这些年来不断在创作中积累起来的，而不是从《建国大业》一下就冒出来的。

张宏森：我觉得倒不是人性化表述，而是客观化表述，真实还原，就是一种客观化呈现，真实化书写，相对公正的历史态度，以及在这部电影中应该具备的基本科学理性。

张：我感觉到，对于电影中塑造人物性格化、生活化的转变是这些年来创作上一直在努力探索、不断创新的，这跟 2002 年以来广电总局和电影局狠抓创作质量有关；解放思想，大胆创作，勇于探索，也来自于电影主管部门有关领导对“三性统一”的不断倡导和关于艺术创作的很多具体指导。《建国大业》的剧本更是少不了组织论证和反复推敲，而且您一定是很密集地参与其中的，能不能具体谈谈关于《建国大业》的创作方向是怎样把握的？

张宏森：《建国大业》的整个运作过程中，总局领导特别重视，赵部长起了很大作用。我和黄建新、韩三平在讨论这个项目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设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特别故事化（比如像《勇敢的心》）地展现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我们不采用宏大叙事的一般模式，把这些大的历史事件故事化、流程化，特别细致地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样更本体一些。但是，在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具体的困难，1945—1949 年确实是一段内容十分博大的历史，确实难以用一个流程式的故事把它展现出来。但是我们这样的探讨和思考还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至少把这个流程中的一些片段，把这个长河中的一些浪花体现在了《建国大业》当中。这就有了个性凸显，个性体现，增加了局部故事的丰富性和一些戏剧段落、戏剧单元的丰富性以及一些细节的亮点。在不能完成我们那个初衷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长河中的隐秘的一些浪花放在这部影片当中来进行尝试。而我仍然认为，将一个完整的故事片模型和故事片流程植入于一段革命历史题材当中，完成一个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类型化样式，做出一种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独特的故事片形态，这是我们一再努力的方向。《建国大业》虽然未必能完成，因为题材的特殊性，但它把这样一种初衷中闪烁的浪花体现在了这部影片当中。这个浪花对今后的创作或许可以起到一定效仿作用。

张：这也是属于可以与当代观众审美对接的一种途径。

张宏森：对。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用一个质感很强的、故事流程非常通顺的、桥段非常丰富的，同时也非常有技巧的故事把建国这段历史讲述出来一定会更好，会拥有更多的观众。但一是由于这个题材的特殊性，再一个是，我们仍在探索的道路上，还没能完全打开我们的智慧，还不能把我们全部的智慧投射到影片中，所以我们难以完成这样一个初衷。但是，我相信将来会有这么一天，我们或许从毛主席的一天开始，讲一个这一天中发生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折射了一段非常大的历史。通过这一天，能让人完全看懂这段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必然性；而这段历史的进程和必然性是蕴含在一个特别具有故事片形态和特别具有类型片形态的故事中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但我们把这样的理想中产生的浪花已经运用在了《建国大业》中，影片有选择地做了一定的尝试，这些都是可贵的。

张：这些意识的点点滴滴都在影片中体现出来了，看得到。

张宏森：如果没有刘烨给毛主席敬礼，没有蒋介石和蒋经国的那些特别的对话，没有“打老虎”，没有冯玉祥，没有郭本才等等，这部电影会丢失掉很多东西。我们把这些浪花拿进来还要强调这些浪花的质地和质感，如果只是用了很多细节，或者虚构了很多缺乏真实依据的细节，或者它的合理性不强，那么，整个电影的合理性都会受到质疑。而《建

国大业》里的某些细节，虽然是虚构的，虽然是夸张的，但是有其合理性，也能够成就一部电影。

张：这也是《建国大业》带给我们的创作上的一种经验和启示。

张宏森：《建国大业》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第一点，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不在于拍什么，而在于怎么呈现这个题材。这一点被再次印证了。在此之前，我们能想象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会有这么大的生命力吗？去年在武夷山，在福建开建国60周年全国重点电影创作座谈会。在这个重大选题创作会上，当时鉴于以往献礼影片的遭遇，我跟全国电影创作的厂长们及一些主创人员说，在建国60周年庆典到来之际，我们一定努力拿出一亿元票房向祖国献礼。而今天，我们的献礼影片已经达到10亿元票房！这个跨越是万水千山的跨越。这是针对之前很多献礼影片的命运和遭遇来说的，当时我想象不到《建国大业》这样的影片会拿到这么高的票房。去年在福建开会时，内心对《建国大业》的揣测是2000万元票房，甚至更低。今天，国产电影的票房从一亿元的想象变成了十亿元的现实。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写什么或者题材是什么并不能决定一部电影的未来，而是要看我们是否是用一种忠诚于电影的态度去拍一部真正的电影。这点非常值得注意。

第二个启示是，正义的力量、合法性的力量以及普世价值的强大召唤力。我给自己提出过一个反问：假如我们把共产党的正面力量推到幕后，从电影猎奇的角度来写，写金陵春梦，写蒋家王朝，看起来是满足了人们猎奇的需要，但它会不会赢得更多的观众呢？我们不做道德评判，我们仅仅做历史评判。从历史评判来说，将当时国民党官僚和资本结合，国民党本身的外在的腐败和内在的溃烂，国民党内部充满的结构性的矛盾完全呈现在银幕上，写一个春梦的破灭，写一个幻灭的形象，也不一定就有观众。《建国大业》证明，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有一种力量能够担负历史，有一种担负历史的能力，有一种胸怀天下的壮志。这非常重要。《建国大业》中，共产党的力量代表了这种力量，在当时追求民族自由、幸福，追求人的尊严，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这些方面对普世价值的维护和追求，顺应了人们的观赏需求，再次证明了普世价值的召唤能力。

第三点是，电影的起点必须是产业。无论拍什么样的电影，无论是为了迎接什么样的节日，如果把起点定位在产业上，顺着产业化轨道走，它就会派生出各种营销方案。我们在不断释放的信息中可以看到它各种经验的积累。如果不是站在产业的起点上，仍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拍摄了一批献礼影片，水平参差不齐，因为有些影片没有产业的起点，把献礼片置于一个特别狭窄的层面上，没有产业的包装，也没有按照一个优秀的文化产品进行打造，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如果立足于产业的起点，无论做什么档期的影片，无论呈现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题材，多从产业起点方面发现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到产业化的成果。我想说明的是，产业起点导致产业结果，如果没有产业的起点，就不可能有产业的成果。

张：这部电影应该说，一方面是目前中国电影产业化特点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也有其种种特殊性，如果想复制，还是很难超越的。

张宏森：谈到“复制”两个字，我觉得没什么可怕的。电影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复制的历史，包括《建国大业》也不是完全不可复制，但我们复制的不是电影的制作，不是复制《建国大业》的基本手段，也不是复制这部影片的基本样式，而是复制它的理念。比如说，敢于在作品当中体现宏大的、浩荡的正面价值，这是可以复制的。第二，永远站在产业的起点上看问题，这也是可以复制的。第三，敢于最有效地整合资源，最有效地把更大的资源为我所用，这也没什么不可复制的。比如，有一个特别有魅力的题材，就用这个思路，能不能集合更多的优秀创作力量来打造？我们要复制的是《建国大业》的理念，而不是复制它的手段和样式。复制手段和样式那叫东施效颦。

《建国大业》提供的是理念、营销方法、推广方式。它的信息释放方法可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从创作本身来说，《建国大业》恰恰是一个局促的过程，但理念上是对的。我们不是复制样式，不是复制技巧，不是复制手段，更多地是要复制它的理念，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继承它的经验，学习它的经验。复制就是一个学习和继承的过程。模式不可复制，理念必须复制。这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三平说他要拍《建党大业》，如果是简单复制《建国大业》这个模式，可能也未必会成功。其实《风声》作为一个类型片和《建国大业》是迥然相异的两部电影，但在理念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建国大业》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明星，《风声》里所有的人物也都是明星，只不过是多和寡的问题；《建国大业》是一个产业起点，《风声》也是一个产业起点。《建国大业》在追求浩荡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的微妙性，《风声》是写一个特殊环境当中的个体生命的微妙性和复杂性。它们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张：这两部影片挺有代表性的，一个代表了民营企业目前制作和创作的最高水准，一个代表了国营企业的制作和创作水平，他们是两个制高点。《建国大业》这部电影取得今天这个成绩是从主创到电影主管部门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国产主流电影的发展轨迹。谢谢！